



房客

□何新

小时候，秦二叔作了我家的房客。

我家老屋是外祖父留下的一笔遗产，4间土墙房子。外婆留了3间，一间她住，一间我们住，另一间是厨房，余下的那间则租给了秦二叔。

秦二叔不是“湖广填四川”来万州的，是躲日本飞机的炸弹从汉口逆流而上跑来万州的。那时他年轻，孤身一人，1949年左右在万州安了家，

照理说是做了上门女婿。后来万州成立了针织厂，秦二叔进了厂，成了一名印染工，一直干到20世纪80年代退休。他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既扬眉吐气了一辈子，也含辛茹苦了不少岁月。

那个年月不讲计划生育，只得秦二叔娘长年累月都腆着一个大肚子，用不了多久就生下一个弟弟或妹妹，但不容易养活，多数“发脐风”夭折，只有大儿子秦尚福命大福大，顺顺当当长成了人。

当我明白事理的时候，正是困难时期，吃饭困难，样样物资凭票供应。秦二叔是个开通的人，他早就践行“活好今天”的哲学思想，不出半个月，他家的粮票油票包括豆腐干票便所剩无几。秦二叔常常将豆腐干煎得“二面黄”，不说让人见着垂涎，闻着油香的味道，也觉得心旷神怡十分满足。

秦二叔是京剧票友，茶余饭后总要唱几段折子戏，最喜欢的是《苏三起解》，张口即是“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秦二叔不管后半个月日子如何过，他每天照常晚饭后“苏三离了洪洞县

……”的唱，至于等米下锅是女人的事，好像与他无关。秦二叔常常站在院坝中央骂他穷快乐，秦二叔好像听不见。

到底秦二叔着急，三十来岁头发开始花白，寅吃卯粮成了她家的基本特征。屋里两张床，几床棉絮，别无他物，每年付出一笔房租，虽然没有现在这样昂贵，但这笔开销还是有点肉痛。后来秦二叔又生下一儿一女，小儿曰尚寿，么女名尚莲，一直茁壮成长，再也没有发生什么“烂肚脐”之类的事，这与秦二叔坚持到医院分娩有关。

1975年春天，秦二叔的大儿秦尚福考上了铁路局，修铁路去了，家里不但减了一张嘴，时不时还能给家里寄回5元或10元钱。凡是邮递员一声大喊“秦二叔拿私章”的时候，他总笑逐颜开，一面接过汇款通知单，一面哼着“苏三离了洪洞县……”一阵啜啜嗦嗦的锣鼓声从秦二叔的嘴里飘出来，在老屋院坝里萦绕。

不久，我家老屋因年久失修风雨飘摇，秦二叔只好另谋出路，搬到离我家半里路的地方，成了别人家的房客，但他一家人还时常到我家来耍，远亲不如近邻，几十年的感情难以磨灭。直到改革开放，秦二叔终于从厂里分得一套两居室的房子，虽说不上宽敞，厕所也不配套，但比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要好得多，总算有了家。

21世纪初，秦二叔作为三期移民搬家到一个较高的位置，新修的移民返乡房各项设施齐备，且与我家距离更近。遗憾的是秦二叔不久作古，如今秦二叔已93岁高龄还耳聪目明，能自己行走，依旧是我家常客。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生命账簿(外二首)

□倪金才

算一算，现在
祖上那一辈
已经似深秋树上的叶子
全掉光了
至于父辈，自从
大伯前年过世后
就只剩下大伯母、么爸和么娘
像熟透的瓜果
努力吊在干枯的藤上
不肯落下
至于我们这一辈
几年前，堂嫂罹患乳腺癌
不久就去世了
今年，二哥远在新疆
死于一场矿难
屈指算来
人生几十年
我已经走到了生命的下游
重病中的堂兄
瘦得皮包骨头
我不敢去看他
见惯了太多的生死
我还是怕不够坚强的眼泪
又流下来
碰碰那点残存的体面

在巴尔盖仰望星空

在巴尔盖仰望星空，星空并不遥远
就挂在最高的山巅
星星并不遥远，最亮的几颗
不过是树梢戳破的夜的窟窿

你坐在山上，虫声四起
朴素的居民，用篝火煨暖了长夜
红褐色的脸庞上
似漾着牧笛，宁静又悠长

有人推门，消融于夜色
有人回来，拐进灯光渐微的村口
夜空缓缓垂落
只有你，沉浸于寂静，屏住了呼吸

我太喜欢现在的生活了

我太喜欢现在的生活了
明明已进入冬天，却并不显寒
明明再无可满足的了
偏要笑说自己无欲无求
每天揣着昂扬的姿态
向门口的保安问好
每天穿过香樟与榕树织就的长廊
向暖融融的阳光问好
不忧心教学楼涌出的学生
少了几分青春的活力
不揣测偶遇的校领导
笑容里藏着怎样的玄机
我有一份热爱的工作就够了
若日子能再松活一点
便是这寻常生活里
又添了一勺甜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女人是火车

□胡伯用

老爸常唠叨
女人是艘船
总要有个温暖的港湾

老妈纠正说
女人是火车
就是一节一节的过

过了巫山是宜昌
过了襄阳是南阳
郑州正在盼你去
北京也在欢迎你

每一站都有无限风光
每一站都有应尽之责
没有起点站，没有终点站
只有不断分岔的晨曦与暮色
(作者系重庆市云阳县作协原副主席)

围炉煮清酒

□陈斌

冬天到了，正是围炉煮茶的好季节。三五好友围坐在温馨茶室或悠闲庭院，煮出散发着丝丝暖意的茶汤，“围炉煮茶闻暖香，且喜人间好时节”。

当然，今天的围炉煮茶，更多的是一种社交方式，或谈天说地，或交流思想，或谈一些生意上的事。不过，借助这种方式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巧妙结合在一起，古老的茶文化在现代土壤中被重新激活焕新，倒是一件好事。我们这一行人不精于茶道，对围炉煮茶不是很感兴趣。但对围炉煮酒倒曾尝试过，其中滋味感觉还不错。

那一年，我们在河北燕郊学习。燕郊因春秋战国时期地处燕国城郊而得名，唐宋以来，一直商贸云集，店铺林立。清初，建造燕郊行宫，为皇帝出京东巡、拜谒东陵的第一站。素有“天子脚下、御驾行宫”之称。

我们是秋天到校的。初到燕郊时，正是秋高气爽之时，闲暇时爬过孤山，一座海拔不高孤零零的石头山；也登上过著名的慕田峪长城，领略欣赏了秋日里长城内外的壮丽风光。因为是培训班，尽管也要考勤、考试，但学习并不十分紧张，因此秋天这段日子过得还算舒畅。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到了冬季。冬至前后，燕郊早已漫天飞雪，清晨出门去食堂的路上，满目银装素裹，树上挂满了冰凌，蔚为壮观，有一种玉树琼枝的仙境氛围。地上铺满雪，走起路来吱吱作响，雪地上有几只耐寒的小鸟静静地觅食……对于来自南方的人来说，着实是一种惊喜。

但新奇感没有持续多久。毕竟冰雪笼罩，出行不便，虽然室内有暖气，一旦走出门外，便感到异常寒冷。为消遣这漫长的冬日时光，有人提出：“如果烫点小火锅，温壶小酒，岂不其乐融融？”众口齐赞：“这是一个好主意！”

可问题是锅灶从何觅来，食材又从何去取？一位同学费尽心思，找来电炉，然后又对大家说：“搪瓷洗脸盆可以做锅具。”看来，只要大家动脑筋，办法总比困难多。

当时还是每周六天工作制。到了星期六下午，下课后大家快速奔出校门，分头朝不同方向散去。筹备一场盛宴的战斗打响了！

同学们从农贸市场，迅速地挑选了一些调料物品和桶装菜籽油，买好了红星牌二锅头和燕京啤酒，找到产于重庆的辣椒酱和郫县豆瓣等。更重要的是采购回来三条大头鱼，每条鱼三四斤重，还有一些芹菜、豆腐、木耳之类的素菜。

一位老大哥，因其父亲曾经在老四川做过大厨，故深得厨艺真传，自告奋勇炒制底料。只见他将菜籽油倒入搪瓷盆，置于电炉之上，待油温升高后，放入备好的葱、姜、蒜，又用汤勺舀入适量的辣椒酱、郫县豆瓣，快速地翻炒，顿时香味弥漫在空气中。

底料炒制好后，他迅速将清水加入锅中，汤料慢慢地煮沸开来。然后，他抓了一大把花椒洒入盆中，与原有的汤料一并熬制。只见红润泛亮的汤汁不断地翻腾着，空气中充盈着诱人的香气。此时，一位女同学娴熟地将整理后的鱼放入锅中。不一会儿，她郑重宣布：“大餐开始了！”

燕郊学习的这段时间，我们围炉煮清酒，过的是老百姓平常的日子，谈的是人生中的寻常事。还是那句话：温壶小酒饮，烫点小火锅，岂不其乐融融？

(作者系重庆荣昌文评协会主席)

屋顶菜园“瓜坚强”

□王成志

入冬后，老天爷像打开了水龙头，每天淅淅沥沥的小雨缠缠绵绵，把日子浸润得湿漉漉的。

出差数日回家，早上裹着薄棉袄溜上楼顶小菜园，想掐一把葱苗来煮面条吃，一抬头，便被一汪鲜活的绿撞了个满怀——我的“冬季蔬菜军团”正列队报到：茼蒿带着雾蒙蒙的绿，菠菜举着尖尖的嫩叶，萝卜缨子郁郁葱葱，小白菜挤得密不透风，连葱蒜都站得笔直……活脱脱一片生机勃勃的迷你小菜畦。

这可是国庆前我踮着脚播下的希望种子。那会儿蹲在地里撒种，手指沾着泥土，还琢磨着能不能赶在降温前收一茬，没想到这些小家伙性子慢热，愣是在土里憋了一个多月，如今才铆足劲儿疯长。

最让我惊掉下巴的是角落里那几株悬着的冬瓜藤，枯叶间坠着一个个青的、白的、灰的大家伙，在冷雨里像缀满枝头的玉如意，不愧是经风历雨的“瓜坚强”。谁能想到，春天随手栽下的四棵“贱养”冬瓜苗，居然在初冬还吊着6个大大的果实！1米多长的青冬瓜像根碧绿的玉如意，更夸张的是白冬瓜圆滚滚的大如脸盆，灰冬瓜长得像根粗壮的大棒槌，齐刷刷悬在枯藤之间。藤蔓上的叶子早就黄了大半，几片倔强的绿叶在冷雨寒风里摇摇晃晃，倒像是给冬瓜们撑着伞，画面既滑稽又感人。

这些冬瓜，原是我春天随手栽下的意外之喜。当初，从市场买回大把各种菜苗，把仅有的4棵冬瓜苗往菜园子角落土里一埋，只当给菜园添些绿影，真没把它们当回事。哪想它们这般争气给力，这股

硕果累累！

这4棵冬瓜苗是我家楼顶菜园子最省心也最争气的主儿。我没给它们施过什么肥料，也未特别“伺候”，它们却硬生生在楼顶层角里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细细算来，今年这几棵贱养的冬瓜藤盘根错节，茂密生长，竟结了17个大瓜，最重的一个足足有38斤，最轻的也有8斤多，妥妥的冬瓜丰收年。

摸着冬瓜粗糙的外皮，心里满是感动：这哪是瓜啊，分明是我弯腰驼背、流汗出力的军功章，是经历了四季轮回、天地滋养的时光馈赠，比任何名花异果都更让人心动。

趁雨停，我小心翼翼摘下冬瓜，将它们搬进地下室储藏。这些家伙皮实水分足，不易虫蛀和变质，极耐存储，足可安安稳稳陪我们度过整个寒冬，为我家饭桌增色添彩。想着接下来的日子，每天都能端上一碗热腾腾的冬瓜汤，心里就满是踏实的幸福感。

晚风穿过栏杆，拂得菜叶沙沙作响，像在轻声絮语：原来，幸福从来都不复杂，可能是一畦冬雨中绿油油的蔬菜，是几颗经风历雨的冬瓜，是夏天竹筐里的丰实，是付出后如期而至的收获。这个冬天，因这些可爱的生灵，连冷雨都变得温柔起来，日子也跟着甜滋滋、暖烘烘的。

这便是我家菜园的“小确幸”，藏在四季的风霜雨露里，融在每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中，简单，却足够绵长。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